

美国对欧盟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杨友孙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

美国与欧盟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盟国。美国对欧盟的基本对策目标是始终保持美国主导下的美欧政治、军事同盟关系。随着国际形势和美欧关系的变化，美国对欧盟的政策经历了多次阶段性的调整 and 变化。其总体趋势是美国对欧盟政策的负面因素愈益突出，促使美欧关系愈益趋于松散。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于1949年，欧盟前身欧共体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于1952年。欧洲煤钢联盟及后来的欧共体和现在的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因此，美国自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时起，就同欧洲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关系。50多年来，随着美欧同盟关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对欧盟及其前身的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其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2年到1991年，即从欧洲煤钢联盟成立到苏联解体的整个冷战时期。在这一时期，面对强大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把欧洲当作其安全屏障和同苏联对抗的主战场，把对欧政策作为其整个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美国对外战略实行“一头沉”，即把欧洲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心，将其对外战略资源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主要集中在欧洲。为了增强抗苏力量，美国还积极促进欧洲盟国的联合

和一体化进程。这一阶段美欧关系的特点是美主欧从。在这一关系格局下，双方形成了空前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

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底至2001年3月，即从冷战结束至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在这一时期，美国为消化冷战胜利成果，大力主导北约东扩，填补在苏联解体后在中、东欧出现的战略真空，仍将其世界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把对欧盟政策继续作为其对外政策重点。由于亚太地区在世界力量格局中地位上升，美国愈益重视这一地区，其全球战略重心出现东移即向亚太转移的趋向，欧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随着苏联解体及欧盟自身力量和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美欧之间的战略纽带趋于松散，欧盟不甘充当美国的附庸，独立自主倾向不断增强。这一阶段美欧关系的特点仍旧是美国居于主导地位，欧盟加强了在联盟内部争当与美平等伙伴角色的努力。双方的矛盾趋于深化。美国既支持欧盟的扩大进程，又牵制其深化一体化的行动。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3月迄今，即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和欧盟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激化、表面化。美国对欧盟的政策基调和目标是竭力维系美欧联盟关系及其对美欧联盟的主导，但加强了对欧盟的分化和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牵制。其主要做法是：

（一）打压老欧洲，扶植新欧洲

欧盟成员国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发生严重分歧。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大陆派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以莫须有的借口对伊拉克动武；以英国为首的

大西洋派，则积极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对伊战争是美国加强其中东的主导地位，进而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将其全盘美国化和控制中东油气资源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美国实施单极独霸全球战略的重大步骤。在布什政府看来，伊拉克战争攸关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势在必打。法、德等欧盟国家反对伊战，无异太岁头上动土，触动了布什政府的战略神经，触犯了美国霸权主义的逆鳞。布什政府因此恼羞成怒，不仅没有做出努力去弥合大西洋之间和欧盟内部的裂痕，反而抛出“老欧洲”、“新欧洲”之说，对所谓“老欧洲”加以歧视、打击，对所谓新欧洲予以支持、扶植，促使欧盟的分裂表面化、公开化。

新老欧洲的理论是由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来的。他在美国对伊战争取得胜利、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谈到美欧关系时强调说，欧洲现在已经分化成两派：老欧洲与新欧洲，因此，现在的欧洲与过去有不同的意义，“你们将欧洲看成德国和法国。我不这么想。我认为那是老欧洲。如果你看看整个北约的欧洲国家，你会发现它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方。那里有很多新的成员。”^[1]

拉氏提出的“新、老欧洲”之说，并非一时激动之言，而是反映了美国对欧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其目的是分化欧盟，阻遏欧盟不断发展壮大的势头，削弱欧盟可能对美国“霸权帝国”构成的挑战。“新、老欧洲之说”也道出美国的态度，即老欧洲在美国的地位下降，新欧洲才是美国对欧盟未来外交的重心。此后，美国开始对欧盟的分化政策变本加厉。对于老欧洲，以压为主，对于新欧洲，则以拉为主，以使欧盟分裂固定化。

这首先表现为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排挤老欧洲。当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取得基本胜利之际，它邀请支持美国动武的新欧洲国家在伦敦召开维和计划会议，法国和德国均被排除在外。美国国会在通过伊拉克重建拨款决议时，专门附加了禁止法德等国公司参与重建的条款。对于伊拉克过去欠法国的80亿美元债务，美国政府也不促其归还。与之相对照，美国积极支持“新欧洲”国家参与伊重建，并提出要让包括“新欧洲”在

内的“打伊联盟在伊重建中发挥”领导作用。

其次，在外交上冷落老欧洲。美国政府在各种外交场合冷落法德、尤其是老欧洲的领军国法国。在200年西方八国峰会上，布什对东道主法国故意冷淡相待。八国峰会要举行两天，布什只呆了一天就提前退席了。美国有的政要甚至威胁说要法国为反战“付出代价”，和要对法国采取“报复措施”。后来法国虽做了不少和解努力，包括在联合国中止对伊拉克制裁问题上，法国做出让步，对美国的提议投了赞成票，但布什政府对法国始终难以释怀，至今仍抱冷淡、疏远态度。

美国在德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态度的突变是对德国的明显报复行动。伊拉克战争以前美国支持德国入常，但在此后，却不支持，实际上是反对德国“入常”。尽管德国新任总理默克尔转而采取较亲美国立场，在不到一年内两次访美，但布什政府直到现在仍只表示支持日本“入常”，而绝口不提同意德国“入常”。这表明布什政府将继续利用“入常”问题卡德国，以报其反对美对伊动武的“一箭之仇”。

与此同时，美国对一味亲美的“新欧洲”奖掖有加。它除了继续保持和加强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外，还更加重视中、东欧国家。其中波兰是美国奖掖的重点。在伊拉克战争中，波兰不仅参与发表支持对伊动武的8国声明，而且顶住国内反战呼声，向海湾派遣军队，成为与美英并肩作战的少数国家之一。波兰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坚定态度深得美国信任，美国总统布什曾亲访波兰，对其坚决支持美国对伊战争大表感谢和赞赏。为了奖励波兰，美国将伊划分为4个区，其中一个区归波兰管辖。波兰军队在伊战中的作用本来是很有限制的。美国让波兰参与战后对伊的军事管理，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希望借波兰的表率作用聚拢欧盟中的亲美力量，巩固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也给世界树立一个“顺我者昌”的典型。

再次，美国加快将其驻欧军事基地由“老欧洲”向“新欧洲”转移，这明显含有冷落“老欧洲”、笼络“新欧洲”之意。在德国，除保留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外，其余军事设施都将关闭。美决

定将从西欧削减下来的部分部队转移至东南欧和外高加索地区。2004年12月6日,罗马尼亚外长温古雷亚努与美国国务卿赖斯签署了美国在罗马尼亚设立4个军事基地的协定。该协定改写了东欧没有美军基地的历史。美国并将在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些基地意味着东欧即“新欧洲”已经开始转变成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前沿,使美国实现对东欧地区和黑海水域的战略控制,并达到加强其对包括“老欧洲”在内的整个欧洲的安全主导和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多重目的。最近美国媒体透露,美国计划在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这将把东欧国家进一步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二) 打压和削弱欧元

2002年1月1日,法国、德国、卢森堡、爱尔兰、芬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比利时、意大利等欧盟十二个国家放弃了它们的本国货币,共同使用欧元,建立了欧元区。欧元的问世改变了世界金融格局,对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构成挑战。欧洲单一货币的出现也是欧盟深化一体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步骤,为欧盟成为更紧密的力量中心创造了重要条件。这既对美元的地位形成了冲击,也对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明显不利,因而深为其忌。

自欧元问世以来,美国对欧元的排斥、排挤和打击一直是其对欧盟货币政策的主要方面。其主要手段是利用操纵汇率政策来打击欧盟经济,以削弱欧元的基础。欧元正式登台之后,美国即听任美元贬值,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不断攀升。从2002年起,布什政府虽然声称美国继续实行强势美元政策,但对美元汇率的下跌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致从2002年初到2003年初美元对欧元的比价下降50%,沉重地打击了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德国和法国是欧元区内最大的出口国,其制造业受创尤重。近几年来欧盟经济尤其是欧盟轴心国法、德的经济一直陷入低迷,同美国操纵汇率、逼欧元升值是分不开的。美国这样做,既是为了“放纵美元缩水惩罚法德两国”,^[2]也是以此打击欧元,将欧元同经济低迷相联系。这将使英国、丹麦、

瑞典等未加入欧元区的老欧盟国家和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对加入欧元区增加疑虑,增大欧元完全成为欧洲单一货币的阻力。

(三) 积极支持北约成员加入欧盟,以“美国因素”抵消欧盟凝聚力

美国利用中东欧国家有求于美国以及积极要求加入北约的心理,采取了首先让这些国家加入北约,促使其“美国化”和“北约化”,然后再积极支持这些国家加入欧盟,以增加欧盟内部的美国因素,降低欧盟的凝聚力。

首先,布什亲自出面排除一些东欧国家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在入盟问题上面临的阻力。波兰、匈牙利、捷克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发动战争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对这些正在争取入盟的国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指责这些国家错过了“保持沉默的机会”,说这将影响法国对这些国家入盟的态度,暗示法国可能不支持这些国家入盟。对此,布什总统在亲自警告老欧洲国家不要对波兰等国支持美国对伊战争的立场进行报复。他说波兰需要加入欧盟,与此同时波兰也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二者并不矛盾。^[3]在美国的支持下,包括波、匈、捷三国在内的中、东南欧10国于2004年5月1日顺利入盟。

其次,积极帮助尚未入盟的东欧国家创造条件尽快入盟。布什总统对欧盟扩大表示支持和赞赏,不仅祝贺10国加入欧盟,还希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能如期加入欧盟。由于罗马尼亚是“美国对中东欧地区外交政策的中心”,^[4]美国对其加入欧盟尤持积极支持态度。为此,在2004财年,美国给予罗马尼亚2792千万美元资助。在美国政府带动下,不少非政府组织也参加了罗马尼亚司法、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制度的建设,以促使其尽快达到欧盟标准并如期加入欧盟。^[5]

再次,竭力支持北约老成员国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问题儿童”。不仅由于其经济、政治、司法等制度与欧盟国家差别很大,而且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文化和宗教与欧盟国家极为不同。土耳其如加入欧盟,很可能给欧盟增加更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因此,尽管土耳其早在1999年就被欧盟确定为候选国,由于在

欧盟内部仍存在反对声浪，以至土至今未能入盟。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坚决支持土耳其入盟，并在多个场合给欧盟施压。布什总统在200年6月访问土耳其时，盛赞土耳其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拥有民主、法律和自由；作为北约第二大军事大国，为维护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布什敦促欧盟应该就最终接受土耳其成为会员的事宜提出一个时间表。

美国之所以积极支持这些国家加入欧盟，有多方面的盘算和考虑。其一，在欧盟中增加亲美势力。中东欧国家为了抗衡俄罗斯，在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政治上投靠美国。它们加入欧盟后，有助于改变欧盟原先主要由法德轴心主导和由老欧洲起主要作用的状况，冲淡欧盟同美国抗衡的色彩，并有利于扩大美国对欧盟和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力。其二，阻遏欧盟一体化建设的深化，使之更难成为统一的决策中心。有这些亲美国家在欧盟内部唱反调，欧盟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更加困难。这主要表现在投票权问题上。根据200年欧盟的《尼斯条约》，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第一批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其在欧洲理事会中享有77票之多。如果200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如期入盟，其票数将达到101票，大大超过尼斯条约规定的否决一项决策的最少票数85票。这将使欧盟很难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一些与美国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其三，加重欧盟的经济负担。中东欧国家是欧洲的穷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西欧国家差一大截。它们入盟后，欧盟需要从经济上对其提供补贴，无异要背上沉重的包袱，影响欧盟自身的经济增长。这有利于扩大美国对欧盟的实力优势。其四，欧盟边境向中东欧和土耳其扩展，不仅使欧盟内部成份更加复杂，而且使欧盟与俄罗斯、巴尔干地区、中亚和中东直接接壤。这使欧盟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化，面临的潜在威胁增大，欧盟因而在安全上更难离开美国和北约。

二

美国对欧洲的“分化”和牵制政策，对欧盟

的一体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欧盟政策的变数增加。

伊拉克战争后，由于美国加大了对欧盟“分化”政策的力度，使欧盟的团结出现裂痕，欧盟的政策变得更加摇摆不定，难以捉摸。尽管200年出台的欧盟宪法将欧盟《尼斯条约》中的“绝大多数表决机制”都改革为“多数表决制”，但是，欧盟宪法出现批准困境，短时期内难以生效。即使宪法能够被各国批准，由于亲美国的中东欧国家先后入盟，美国的老盟友土耳其也在200年10月份启动了入盟谈判，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入盟，美国在欧盟内部策划半数否决票也不是难事。由此可以预见，欧盟的决策将进一步复杂化，而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将更加频繁。

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就是一个例证。欧盟曾经多次表示解除自1989年以来在美国影响下执行的对华武器出售禁令，然而一直没有成功，最大的阻力就是美国。如200年12月，欧盟正式承诺将在200年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由于美国高调坚持反对立场，英国和中东欧国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较劲，影响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便随声附和。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200年3月20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将“变得更加困难，而非不太困难”。^[6]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必须执行成员国“一致同意”这一规定。要让25个国家“一致同意”，难度很大，美国鼓动一些国家投票反对易如反掌。因此，欧盟对华武器解禁将遥遥无期。

第二，欧盟凝聚力下降，实行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更加困难。

美国不顾法国、德国的反对，拉出一帮紧跟美国的国家组成“志愿者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使欧盟在美国对伊战争的问题上分裂成反战和支战两派。欧盟的这个裂痕极其深刻，短期内难以弥合。在美国的分化下，欧盟的这次分裂仅是一个开头，欧盟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新的分裂难以避免。美国在欧盟内部安排“特洛伊木马”的政策取得成效，使欧盟今后更难以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尤难以一个声

音对美说“不”。

由于美国的牵制，欧盟独立防务建设在伊拉克战争和中东欧国家入盟之后面临更大的阻力和障碍。

建立自己独立防务是欧盟深化一体化建设和逐步走向独立一极的重要标志，也是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法、德轴心的带动下，欧盟独立防务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在建立军事指挥机构、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独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还召开防务会议，决定成立“防务核心”，旨在北约之外建立欧盟自己的军事力量。但美国坚持把北约作为欧洲唯一的“安全基石”，将欧盟的防务政策紧紧限制在北约的框架内，反对欧盟搞脱离北约的独立防务，指责法、德、比、卢四国成立“防务核心”是在“拆北约的台”。在伊战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入盟前，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还能在防务领域对美说“不”，在一定程度上走自己的路。但在其后，欧盟实行共同防务政策更加举步维艰。其原因有二，一是欧盟内部对其独立防务建设出现严重分歧；二是美国同中东欧国家加强军事联系与合作，其驻欧军事部署重点东移，加强对这些国家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控制。现在中东欧国家的防务越来越向北约和美国看齐，而不是向欧洲独立防务看齐。它们在安全问题上将跟美国和由美国主导的北约走，而不会跟欧盟法、德轴心走。尤其是美国铁杆盟友土耳其一旦入盟，欧盟内部反独立防务派力量将陡增，欧盟的独立防务更难搞下去。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因而预言，欧洲大约还需要50年才能有自己的独立防务。

欧盟吸纳中东欧国家后，成员国从15国扩大到25国，实力大增，其作为世界最大区域联合体和最大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得到增强。但另一方面，这也使欧盟成员国利益多元化和外交、防务政策取向歧异化的状况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在政治、战略领域用一个声音发言不是越来越易，而是越来越难；其离在世界战略格局中成为独立一极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第三，美国“分化”政策促使欧盟内部力量重新整合，欧盟可能出现多重结构。

由于美国在经济、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的牵制，“法德轴心”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已大打折扣，法国的威信更是受到重创。新欧洲，尤其是英国在欧盟内部的地位有所上升。不过，布莱尔过分亲美的立场，在欧盟内外引起非议和不满。无法充当欧盟领导。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欧盟可能处于“群龙无首”的混沌状态。这种状态将导致欧盟内部力量重新整合，结果可能出现一个多重结构的欧盟。

在经济领域将形成以法德为牵引机，以欧元区为中心，以欧元区外国家为外围的三重结构。

在政治领域，将形成以法、德、英三驾马车为核心，以其他国家为外围的二重结构。在这种二重政治结构中，将保持较为明显的新老欧洲分野。多数西欧国家继续靠近法、德，为老欧洲；中东欧国家和一些较为亲美的西欧国家将靠近英国，为新欧洲。

在军事领域，将形成以法、德为核心的新欧洲和以英国为核心的老欧洲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松散的一元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新欧洲可能以法、德为主建立自己的独立防务力量，以扩大其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和影响，并带动欧盟逐步发展独立防务。

与欧盟可能出现的多重结构相对应，在今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可能生发出多速整合现象，即不同的成员国以不同的速度参加欧盟的深化融合进程。

这个多重结构中，英国是较为关键的角色。由于英国在欧盟政治结构中，处于三驾马车之一的核心位置，并凭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它在欧盟内的政治地位今后不会低于法国或者德国。在军事上，英国基于英美特殊关系，不会参加脱离北约的欧盟防务建设，而将和中东欧国家一道支持美国和北约，并以它为核心形成一个欧盟内部的“北约派”。在经济上，英国虽然没有加入欧元区，但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由于欧元区普遍希望英国加入，而只要不损害英美特殊关系，美国也不会对英国加入欧元区抱反对意见。因此，英国处于“待价而沽”的有利地位，只要英国认为加入欧元区利大于弊，它加入欧元区不

会存在太大的阻力。

今后，从外部看，欧盟发展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美国，从内部看，影响欧盟发展的“英国因素”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英国脚踩欧美两只船，同两边都保持密切关系，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两者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三

美国对欧盟分化、牵制政策虽有所得手，但成效也有一定的限度，难以完全如愿。总的看，美国不能阻挡欧盟发展壮大和一体化建设的前进步伐和遏止欧盟对美国的离心倾向的发展。欧盟在深化一体化建设方面遇到挫折和困难，但其一体化进程不会逆转。政治上，欧盟首部宪法条约批准进程虽然受阻而被搁置，但它作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仍为各成员国所珍视，欧盟并未放弃重开批准宪法进程的努力。近期，欧盟内部出现重启宪法批准程序的声音，并提出一些确保批准成功的建议。尽管当前这种设想不现实，但只要坚持努力，假以时日，在一定条件下欧盟首部宪法最终问世是有可能的。经济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近年来不同程度的有所复苏。欧元作为欧洲大陆主要货币和仅次于美元的重要国际货币已站稳了脚跟。从长远看，欧元区扩大并最终成为整个欧盟的统一货币和与美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是不可避免的。军事上，新老欧洲的分野虽为欧洲独立防务的建立增加了难度，但实行共同防务政策，走自主防务之路仍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国在内的欧洲大陆核心国家的既定目标和安全政策取向。现在，欧盟已组成自己的军事部队独立参与和主导在巴尔干地区和在非洲一些国家的维和行动。欧盟还决定建立自己的防务指挥系统及由其统辖的“欧洲军团”。

值得注意的是，“老欧洲”的力量和影响现呈上升之势。继2004年西班牙亲美的阿斯纳尔总理下台，主张加强与深化欧洲团结与联合的西班牙工社党领袖萨帕特罗当选新总理，今年4月举行

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美国总统布什的“亲密盟友”贝卢斯科尼总理因其所在的右翼政党落败而下台，“欧洲派”领袖普罗迪统合意大利中左势力组成新政府上台执政。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是欧洲有影响的大国，其新政府大幅调整前任的亲美政策，从美国喜爱的“新欧洲”脱离出来回归美国嫌厌的“老欧洲”，使新老欧洲在欧盟内的力量和影响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明显向老欧洲倾斜。这对美国的欧盟政策是一个重大打击。在被布什政府视为攸关其命运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西、意两国改持反对立场，西已从伊撤军，意新政府也宣布将从伊撤军，使美国在伊战问题上处境更加孤立和尴尬。

美国对欧盟政策不能完全如愿得手有其必然性。

其一，欧盟实力不断增强，独立自主意识和对美离心倾向同步增大。到2004年，欧盟15国的GDP达110,060亿美元，同美国不相上下，现在欧盟成员国扩大到25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随着力量的壮大，在北约内部，欧盟不愿甘当美国保护伞下的被保护对象和听命于美国的小伙伴，与美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伙伴关系和自主欧洲沉浮的意识与要求空前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欧盟继续致力于用更大的声音说话，在影响国际形势全局和世界走向的重大问题上发挥主角作用，争当国际战略格局中独立一极。美国图谋独家主宰欧洲与国际事务，和建立单极独霸世界秩序的全球战略越来越难为欧盟所认同。

其二，双方对外政策歧异难弭。欧盟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多边主义和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布什政府为加速推进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坚持推行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把美国凌驾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之上，无视国际关系准则，动辄对不听命于它的国家实行制裁打压，直至坚持“先发制人”方针，用武力打击以致推翻异己政权。布什政府单边霸权外交政策，是造成国际形势紧张、动荡和危机的根源，也是对各国独立、主权、民族尊严和国际地位的威胁与挑战，不符合欧盟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因而遭到欧盟所抵制。

其三，欧盟内亲美力量的主体是新入盟的中东

欧国家，而它们都是中小国家。它们对欧盟的决策包括对欧盟对美政策的作用与影响，同法、德、意、西等欧陆核心国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主要依赖欧盟而不是美国。因此，它们不会亲美过度，在欧盟对美政策上，不会距欧陆核心国家太远。

基于美国和欧盟国家都是西方高度发达国家和盟国，有着共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在建立西化世界的战略目标上基本一致，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合作与协调一面仍是主要的。双方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方面都持谨慎、郑重态度，不会对对方过为已甚，以防止矛盾失控。美欧联盟将长期存在。尽管如此，美欧在冷结束和伊战后矛盾上升和深化的进程不会终止。随着欧盟进一步壮大和对美离心倾向的再发展，美国对欧盟政策的负面

因素及美欧联盟的松散化趋势也将进一步发展。

注 释：

[1] Donald Rumsfeld (2003), "News Transcript: Secretary Rumsfeld Briefs at Foreign Press Cent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Transcripts 22 January. 转引自 Tom Lansford and Blagovest Tashev edited: <Old Europe, New Europe and the US>, Printed by Antony Rowe Ltd Chippenham, Wilts, Britain. Pxxi-xxii.

[2] “美放纵美元缩水惩罚法德两国” <http://finance.eastday.com.cn>, 2005年5月27日。

[3] “布什展开安抚外交”，《世界新闻报》2003年6月4日。

[4] 美国国务院欧洲司2005年1月报告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Eastern Europe under the 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 见 www.state.gov.

[5] 同注释[4]。

[6] 中国日报网：“欧盟迫于美压力将推迟到明年解除对华军售禁令”，2005年3月22日。 <http://www.ce.cn>

(上接第12页) 们将可能两头不讨好。看看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吧！

尽管过去几年里美国推行了极为强硬的单边主义政策，使世界秩序更加混乱，并使美国一些亲密的盟国直到今天还心有余悸，但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的巢穴之中仍然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原因是对霸权的追求对美国而言是“挡不住的诱惑”。美国将千方百计地阻止任何一个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对手的出现，为此美国将谋局布子，筹划长远，尽管战术上可能出现某些调整，但在战略上仍将保持进攻态势。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先发制人的战略，虽然这一战略已经广受抨击。今年3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美国将奉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战略，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强调美国将会“有节制和聪明地”使用这一战略选择。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将长期面临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由于“9·11”事件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弹，美

国一场战争紧接着一场战争，制造的一个最大遗产便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加剧。这将使美国外交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将难以独善其身。

注 释：

[1] 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anuary 18, 2006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

[2] 弗朗西斯·福山：“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我不再支持它”，载《卫报》2006年2月22日。

[3] Adam Nagourney and Megan Thoe: Bush's Public Approval at New Low Poin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2006

[4] 《孤立主义的诱惑》，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2月11日。

[5] 康多莉扎·赖斯：“通过民主实行和平的希望”，载美国《华盛顿邮报》，2005年12月11日。

[6] 杰伊·所罗门和小尼尔·金：“随着新保守主义者的退出，布什外交政策有所软化”，载《华尔街日报》，2006年2月6日。

[7] 帕特·霍尔特：“先发制人式外交的风险”，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3月2日。